

遇见

南海初中八(11)班
学生记者 汪姿婷(证号C03115)

书烟袅袅,那一次遇见,使我爱不释手。

小时,当耳边的动画声,变为妈妈的读故事声,我和书便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那是一次次遇见。

当时,我正饶有兴致地盯着电视,看着电视里的人物从这里跑到那里,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简称“拆家”。这时妈妈手里拿着一本书,走了过来,说:“来,阿宝,来念念。”妈妈说着把一本书放在我的手里,随后便一屁股坐在我的旁边,“来念,橘——子——”妈妈循循善诱地说。“橘——子——”我拉长声跟着念着。“来,接着念,橘——子——”我也跟着念:“橘——子——”“好,我们下一个……”我一声一声地念,一个一个词地读,朗朗的读书声飘荡在房间中。

那是一次美好的遇见,一次美好的回忆。

自此之后,我开始对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日我爬上了椅子,目光在书架间游走,挑来挑去,挑中了一本大红色的书,随手翻阅着。渐渐地,书中的情

节吸引了我,让我爱不释手,看着看着,便不舍得放下。当我爬下椅子,阳光已从正午的直射,渐渐偏下,照在书桌上,照在书架上。

第一次遇见,是我对阅读兴趣的开始,而这次,是一次别样的遇见,是兴趣上升的遇见。

第三次的经历,让我对阅读更深入了一层。当我从父母手中接到一套《明朝那些事儿》,我高兴不已,马上跑进房间,开始贪婪地阅读。从第一本开始,我一本一本积累,一本看完,便是另一本的开始。当我看着大明王朝起起落落,让我对这一套书如获至宝。一下午的阅读,当我站起身时,余晖,已照在阳台的玻璃上,折射出晶莹的光。一下午的阅读,我笑过,感叹过,并且与爸妈分享过,当看着爸妈开心大笑,我发现阅读竟有如此大的力量。

第三次的遇见,不是初见,也不是再见,而是熟识的老邻居,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初次遇见的好奇,多次遇见的久违,让我明白:遇见,是多么美好;阅读,是多么美妙。遇见阅读,是我快乐与知识的海洋。

夜谈旧梦·小学

南海学校旌旗山初中七(4)班
学生记者 刘华煜(证号C08023)

六年的小学时光如一场浪漫的美梦,令人陶醉又短暂,恍然回过神,心中五味杂陈,彻夜难眠,我辗转片刻起身望向星空,再次踏入那个美好的梦境。

相遇·早晨

那个六年前的早晨,我来到了这间意义重大的教室。我的身边都是陌生的孩子在嬉笑玩耍,而我却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静静看着阳光轻悄悄从嫩绿的叶子上跳在地上。

“小朋友。”一个陌生但和蔼的年轻女士蹲在我的面前,“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玩呢?”我心中一惊,下意识躲在妈妈身后,支支吾吾道:“我,我不认识他们。”她牵过我的手:“没关系,多说话就认识了呀!”

这是我小学生涯中的第一个班主任,她带我在早晨的校园感受了相遇的快乐。

团结·午后

对于小学时代,最激烈的事,莫过于一场午后激动人心的班级联赛。那时我们班为了争夺第一,都会

不停地练习。温暖的午后,我们身披金色阳光,在赛场上默契配合,夺得第一。

但是我们也有短板——拔河比赛,对于它我们也是百般无奈,屡屡战败。虽然次次都输,但让我心中一暖的是在惨败后,大家没有互相指责,而是相互安慰,最后所有人都轻松一笑,那坚毅的目光在午后的阳光下炯炯有神。每每梦见,我的心底都会流过一股暖流,我想这便是团结带来的力量。

离别·傍晚

从前的我们总是向往长大成人,可真的来到了这一刻,又惊慌抗拒。我极力想拦下流逝的时光,却无用,于是我回溯起那刻。夕阳西下,余晖映照在绚烂的湖面,连湖水都不愿流逝,平静的水面怀抱柔和的天空,烂漫了半边天的晚霞和坐在湖边的我们。我们都有些沉重,相视无言,只望着最后的一丝光亮被黑暗侵吞。湖水泛起了银光,微风吹皱了沉醉其中的湖面。我回首,不知不觉早已皓月当空,深蓝的天空中镶嵌着数不尽的亮星。

梦里醒来,我仿佛失去许多,突然恍然,那是漫长岁月中掩埋的友谊,我想找回,却发现它已随梦消散了。

鱼鲞,老底子“舟山米道”

定海二中八(4)班
学生记者 虞植源(证号E03104)

不知你发现了没有,每逢临近年关,满大街都会飘起一阵阵“神秘”的香味。在它的醇香中带着些许鲜甜,抑或有股子大海的味道。没错,那就是舟山人家家家户户都会做的鱼鲞。

要问做鱼鲞要不要紧,舟山的马大嫂们会豪气地说:“那可是过年前的头等大事。”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道“硬菜”压阵,年夜饭还能不能成形。

黄鱼、鳗鱼、带鱼、龙头鱼、鱿鱼、梅鱼、鲳鱼……但凡海里的鱼,舟山人都能把它做成鲞。新鲜的海鱼从市场买回来后,先要顺着肚子剖成两半,去除内脏后用水反复冲洗干净。随后,抓一把盐均匀地涂抹在鱼的全身。这样做是为了让鱼肉充分腌渍,在入味的同时也便于长时间储存。找几根小竹棒,截成四五厘米每段,将整条鱼撑开,利于空气的流通。随后的事就交给时间吧,等待一个晴朗的西北风天气,将鱼放在竹篾上或吊在房檐,只要半天时间,西北风就会带走鱼身上的每一滴水,使其变成美味的鱼鲞。

外婆是做鱼鲞的高手,这一点从她挑鱼中就能领略到。鱼新不新鲜、肉质好不好,她一捏一个准。剖鱼讲究的是左右两边对

称,没学过烹饪的外婆刀法甚为精准,从鱼脖子下刀一路到鱼尾,手法十分精准。外婆爱用舟山产的大颗粒粗盐,她说用舟山的海盐腌渍舟山的海鱼,才有舟山的味道。“观天象”也是外婆的另一门绝活,从看空中有几朵云彩,她就能判断今天刮不刮西北风,要不要把鱼挂出去。

鱼鲞可炖、可炒也可烧,可谓荤素百搭。若论怎么吃最香,清蒸无疑占据了绝对优势。记忆中,趴在灶头看蒸鱼鲞是我和弟弟最喜欢做的事。大锅烧开水,剪几段风干的鳗鱼鲞,放在碗里置于锅中。只要五六分钟,香味便会“争先恐后”地从锅盖的缝隙中溢出,钻入我们的鼻孔,馋得我们口水直流。

鱼鲞的制作史最早可以上溯至“吴王制鲞”的传说。相传吴王阖闾品尝了曝晒的鱼干后,觉得味道十分鲜美,就在“鱼”字上面加了个“美”字,始创了“鲞”字。舟山人俗语“好看的鱼”。

外婆告诉我们,在她的记忆里,小时候村里的打谷场上,色泽鲜亮、排列整齐的鱼鲞是一道特色风景线。每一条小巷,每一扇门窗仿佛都已经染上了浓浓的咸香味。

才下舌尖,又上心间,鱼鲞既是一种滋味,也是一种情怀。于舟山人而言,它既是历史,也是乡愁,更是生生不息的传承。

沉闷单调的生活从此改变

舟山一初七(9)班
学生记者 贺肖泽(证号C05064)

拿龟类当宠物,虽然已冲破了养宠物的常态圈,但绝不失乐趣。

在网上下单那天我便幻想着那龟威风凛凛的样子,也幻想着那“玄武”的模样。可当龟从省外“飞”来到家时,我有些大跌眼镜——那几只龟小得只有拇指大。“凤凰出生还不如鸡呢,没准‘玄武’破壳时就长这样!”我自我安慰。

可不久,这些刚来的龟们便刷新了我对龟老态龙钟、步履缓慢的认识。

其中有一只龟长得飞快,半个月来便比其它几只大了一圈,背甲也隆起了些。它每次爬出石屋时都气宇轩昂,有江湖老大之风。

它不仅个头大,还挺霸道,后来爆发的抢食大战足以说明。

一次,当我投下一条小鱼时,只见一只龟咬住鱼尾便开始大快朵颐,“江湖老大”感到丢了面子,像被激怒的蛇一般伸长脖子就咬。那一只抽动几下,挣脱后落荒而逃。

还有一次,我投下一粒虾米,一只龟正要先下手为强,可“江湖老大”却一口咬去。又有一次给它们投食,“江湖老大”还想故伎重施,可上回被它咬过的那只龟毫无惧色,率先咬住了它的爪子。“江湖老大”也

立马作出本能战斗姿态。若不是我成为调停者,恐怕一场激烈的战斗是免不了的。最后我将“江湖老大”塞进石屋里,给它喂了虾米,这才得以息事宁“龟”,平息风波。至此,我对它们心有余悸,怕它们一言不合便互咬。

如果说抢食是动物的生存本能,那么彻底粉碎我对乌龟守旧观念的是“乌龟越狱案”。一天,当我清点它们时发现少了一只。我急坏了,恨不得精通龟语去诘问剩下几只龟。一阵地毯式搜索后,不得不宣布——它失踪了。

数日后,偶然间在一个阴暗的角落我找到了它,我大喜。可没等我开心多久,我发现那乌龟开始绝食斗争,最终经过十余日的斗争后它“光荣牺牲”。我感到一丝惋惜,似是对它逃出之后身患暗病的怜悯,又或是对它执著追求自由、坚决逃离束缚的敬意。后来“江湖老大”也越狱过,但不愧是身强力壮,像只是出去旅行了一趟般回来照样吃喝。难道这就是前者不具有的“江湖云游”的坚韧吗?

乌龟的成长很慢,但乐趣很足。虽然也有像上文所说的“生离死别”,但回忆中的滑稽,令人失笑的瞬间占了大多。化单调成多彩便是养龟对生活的馈赠,也是多数人养宠物的目的。 指导老师:李瑜